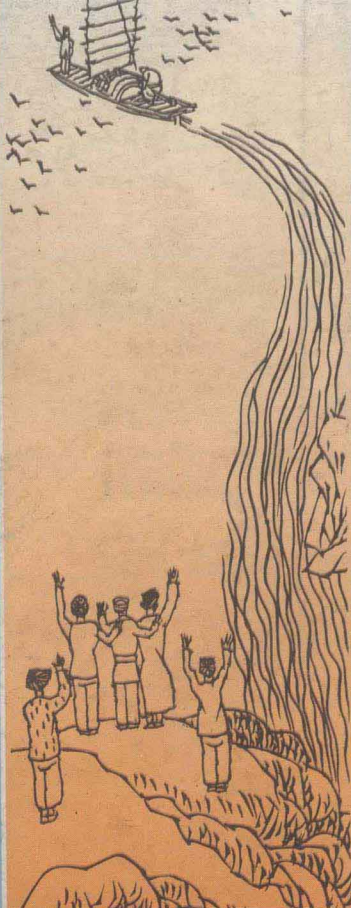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同学少年

邓元杰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112

同 学 少 年

邓元杰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03号

责任编辑 纪光碧

封面设计 李 川

插 图 李福金

技术设计 陈 蓉

同 学 少 年

邓元杰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.5 插页1 字数70千

1992年10月第一版

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ISBN7—5365—0964—2/I·280 定价：1.70 元

惊雷中闯出的少年智者

——序中篇小说《同学少年》

彭斯远

生活告诉人们：童年，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永远耐人咀嚼的字眼。

世间上有多少不同的人生，就有多少色彩迥异的童年。

这之中，不乏母爱的温存，林中的欢歌，快乐的嬉戏；自然，也有嚶嚶的哭泣，狠毒的鞭笞，以及埋在幼小者心底的深深仇恨……每当儿时斑驳的记忆得以在心灵复苏，人们就将久久地坠入这难以抑制的情感湍流。

我正是带着此种对于童年的向往与依恋，蛮有兴味地启开邓元杰创作的儿童小说《同学少年》的。

诚然，这部小说写的不算欢快。因为作者并未把

笔力重点放在儿时生活的天真烂漫，与稚拙温馨的童趣叙写上，而是旨在描述一群具有侠肝义胆的、思想更趋成熟的少年智者，如何在四川东北部山区这个充满苦难的社会桎梏里，抗争，呐喊，终于把自己锤炼为铁骨铮铮的硬汉。

翻阅小说的篇章，你会为罗龙、蒲鹰等有为少年在校园里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，诸如办小报、散传单、闹罢课、斗顽敌的惊涛骇浪，而把稚嫩的双肩磨砺得更为坚强有力；相反，那弥漫在课堂内外的腐朽封建复古主义气息，与那些蠢蠢欲动而竭力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与奴化教育的人们，则显得如此色厉内荏，不堪一击。

《同学少年》选取的生活素材，与对主题内涵的开掘，在当今儿童文学创作中，颇具现实意义。

浏览当今儿童文学出版物，不难发现，许多作品都在争相表现商品大潮来袭造成的少年人生的复杂化倾向。譬如，厌学弃学风气的流行与泛滥，友谊和交往中出现的异性化趋势，以及树立理想和职业选择上的实惠观念，等等。儿童文学竭力表现上述内容，固然无可厚非，但仅仅停滞于此类现象的反复摹写，显然是有碍于文学作品思想艺术水平之提高的。

如今，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《同学少年》的出版，

不仅有利于矫正当前儿童文学题材开掘的芜杂化，而且在当今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存在“小太阳”们过分柔弱、欠缺阳刚之气的病态氛围中，大力描写那种敢于沐风栉雨，敢于肩扛时代重任大步前行的小男子汉形象，这对于广大小读者的精神养育，和当今少年坚韧不拔性格的塑造，显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
当然，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并不讳言《同学少年》也还存在某些值得改进之处。作者若能在用笔的匠心与艺术表现上做得更细致精微，我想，小读者必将从中感受到更大的欢快与愉悦。

1991年8月20日

于山城炎夏

目 录

惊雷中闯出的少年智者

——序中篇小说《同学少年》	彭斯远
古城惊雷	(1)
课堂内外	(17)
内操场风波	(37)
狮子头出丑记	(51)
城隍菩萨进校园	(67)
罢课斗争	(77)
风云变幻	(97)
不平凡的秋天	(111)
毕业之歌	(124)

古城惊雷

早春，灰暗的云层浮荡在低垂的天空，天色阴沉而忧郁。光秃秃的荒郊，狂风呼啸，像十万铁蹄奔腾咆哮，尘沙漫天飞卷，大地萧瑟苍凉。遥远的天边，隐隐的雷声，由弱渐强滚滚而来。

大巴山南麓，绥县名牌中学坐落在县城西南近郊州河岸边宽阔的草坪上。学校门前的大圆石柱上，悬挂着醒目的吊牌，上书：“绥县第一中学”六个大字。

1926年春，新学年开始了，绥县一中千余名学生列队在广阔的外操场上。讲台中央，两鬓白发，面目清瘦的教务主任符向铭高声宣布：“孟校长讲话。”

年约四十开外，身体微胖，头已谢顶的孟波，昂

首走到台前，神色庄严地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治校讲话：

“同学们，新的学年开始了。今天，我宣布约法三章，望大家遵照执行……”他看了看台下。接着，便拉长声音：“一、遵——守——校——规；二、端——正——学——风；三、效——忠——党——国……”

“轰”！一声惊雷盖住了孟波的声音。从天而降的狂风气势汹汹地扑来，整个操场湮没在迷茫的阴霾之中。

站在操场一角的中年教师张丽亭先生，自到这所中学任教以来，对这种已成定规的训导，不知听过多少遍了。他蹙着眉头，好不容易才等到校长宣讲完毕。随着奔跑的人群，他回到办公室，停息少顷，上课钟声响了，便夹着一张报纸向十九班教室走去。

深受学生敬重的国文教师张丽亭先生站在讲台上，身穿灰色长衫，颈套咖啡色围巾，面色苍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整齐的八字胡须，俨然一副学究模样。他望着几十名挺胸端坐的学生，斯斯文文地说道：“新课本未到，本堂国文课学什么呢？”

台下学生罗龙举手，经张先生同意，立刻站起来朗声说道：“阿芙乐尔号的炮声^①，给我们送来了马

^①指苏联“十月革命”红军进攻冬宫的炮声。

克思列宁主义。‘五四’运动以后，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。张先生^①，我们的国文课选学一点教材外的新鲜东西吧。”罗龙睁着一双像熟透的葡萄一样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张先生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计。

张丽亭先生手抚八字胡须沉默不语，脸上流露出深思的神情，目光炯炯环视室内。

一个举止文雅，名叫蒲鹰的学生举手后站了起来：“鲁迅先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‘五四’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。他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出版以后，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。这节课，学一篇鲁迅先生的作品好吗？”蒲鹰的话引来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。

两名学生的建议，显然是受“五四”运动以来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影响。张先生用手扶了扶眼镜，脸上露出不易令人觉察的微笑。此时，他将孟校长宣讲的约法三章所强调的“端正学风”抛到九霄云外，手拿报纸挥舞了一下：“今天，我正好带了一篇鲁迅先生的千字文小说《一件小事》，很值得一学。可是，如果翻印已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抄。”小胖子王小云说。

^①旧社会学生对教师（无论男女），都称“先生”。

“好，我们抄。”几十名同学齐声附和，兴致极高。

张先生手持粉笔，转身在黑板的正中书写着：

一件小事

——鲁迅

全班学生稀哩哗啦打开作业本，磨墨挥笔，誊写新课文……

张丽亭先生轻松自如地讲完新学年的第一课，心情难以平静。罗龙、蒲鹰这两名去年春天考入县一中的出色少年，学习勤奋，成绩优异，思想敏锐，胸怀大志，敢逆潮流而进。他在中学执教十余年来，遇到像这样出类拔萃、才智过人的高才生，还是首次。

次日下午，张先生无课，他趁空入城走进县教育局华之安局长的小客厅。

雅致的小客厅窗明几净，令人爽目。雪白的粉墙上挂着中外名画和格言对联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墙上的条幅，上书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左壁下陈设着雕花茶几，茶几上供着一盆兰花，两侧安放楠木靠椅。

身躯魁梧的教育局长华之安，35岁上下，穿着月白色长衫，宽肩，方脸，古铜色的面孔像岩石一般冷峻，开阔的前额下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双手

捧着白瓷壶为贴心好友张丽亭斟了一杯热茶。二人坐下倾心交谈。

“华局长，我来向您报喜。”张丽亭笑道。

“喜从何来？”华之安惑然不解。

“去年春天，我校录取了两名出色少年，一起分在我任教的十九班。这两名高才生都是您的家乡人呀。”

“他俩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一个名叫罗龙……”

“另一个名叫蒲鹰，是吗？”华之安爽朗地笑了。

“原来你讲的是这两个少年，我早就熟悉他俩在家乡的情况。罗龙住在河边，蒲鹰住在山上。有时罗龙上山帮助蒲鹰放牛、割草，有时蒲鹰下山帮助罗龙撑船、捕鱼，两人从小就是一对好朋友。”

张丽亭脱口说道：“局长家乡天锤地毓，山灵水秀，龙游江河，鹰飞高山，人材辈出呵！”

“天锤地毓实不可靠，多蒙先生殚心竭虑，着意培养，尚可成材。”华之安说到这里，略略一顿，接着点燃一支香烟，讲了两个少年在家乡的一段趣闻。

兵慌马乱的年月，军阀混战，遍地狼烟。有一天，州河中游河面一片乳白色的晨雾中撑出一只渔船。撑

船的少年中等身材，挺拔潇洒，圆脸泛红，天真可爱，两道剑眉下镶着乌黑发亮的眼睛，闪耀着机灵的光芒；提网的少年身材颇长，胸脯高挺，方脸阔额，文质彬彬，微笑时脸上露出一对酒窝。这正是罗龙、蒲鹰。罗龙将船撑至河湾流水平缓处，蒲鹰抖开鱼网撒向水面。

“砰！砰！”右边山坡上窜下从前线败阵逃亡的十多个匪兵，硝烟满面，形貌猥琐，枪尖上挑着鸡、鸭、瓜、果等物，气喘吁吁跑到岸边。

“喂，两个小东西，快把船靠岸！”一个匪兵粗声粗气地吼叫。

罗龙、蒲鹰背过身去撒网捕鱼。

“船快靠岸，不然我毙了你两个崽子！”“独眼龙”匪兵威胁着。

二少年好似没有听见喊声，继续镇静地捕鱼。

“小杂种，老子开枪了！”“独眼龙”端枪瞄准，右手食指伸向扳机。

一个大麻子匪兵走过来推开“独眼龙”，用平和的口气喊话：“小兄弟，我们是川东刘司令的队伍，有紧急任务进城。你俩行行好吧。”

二少年这才收网，把渔船划向岸边。

渔船靠岸，还未停稳，匪兵们争先恐后抢着上了

船。船小人多，河水漫上来只剩下四围船舷。

“一只小船坐这么多人，我撑不动。”罗龙生气地丢掉手中的船桨。

“独眼龙”抓起桨逞能地划动小船，哪知小船不听使唤，在水面打转，满船匪兵乱七糟八地咒骂起来。

“独眼龙”放下桨，举起拳头要打罗龙；罗龙瞪大眼睛怒视着“独眼龙”，一手指着他的鼻子：“你敢，我们一起下河去见龙王！”“独眼龙”看着碧绿的河水，胆怯心虚，无可奈何地放下拳头。

麻子匪兵走过来：“小兄弟，别耍孩子脾气，开船吧。”

“另找人来撑吧。”罗龙站着不动。

大麻子向船上十多个匪兵扫视了一眼，双手一摊：“满船旱鸭儿，不识水性呀！”

罗龙和蒲鹰相对神秘地一笑，这才准备开船。蒲鹰到船头摇桨；罗龙在后面掌舵，他两腿前后拉开摆成“八”字，稳立船头船尾，高声喊道：“大家坐好，不要动，开——船——罗！”

渔船载着匪兵们向下游行驶着。罗龙、蒲鹰一边划船，一边思索着什么，二人时而转动着一双可爱的眼珠儿。

两岸青山上的树丛不停地向后退去。

绕过几道河湾，忽闻前边水声如雷，渔船已行至水势凶险、远近闻名的龙潭虎口——罐子滩前。罗龙、蒲鹰突然摔掉长桨，跃身而起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河心。二人突如其来的行动，使船上匪兵惊惶失措。匪兵们射击找不着目标，向河面乱放几枪。渔船在河心旋转几圈后直向险滩冲去。满船旱鸭儿丧魂落魄，一边用枪、用手代替船桨在水面胡乱划动着，一边绝望地叫喊：“爹呀！娘呀！老天呀！救命呀……”哭哭嚷嚷，乱成一团。

岸边芦苇晃动了几下，罗龙、蒲鹰在芦苇丛中露出头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摇摇脑袋，用手抹去脸上的水珠，随即溜烟跑上山坡，钻进丛林中。他俩站在大树遮掩下的青石上朝罐子滩望去，高兴得拍着手活蹦乱跳起来。顺着二少年的视线望去，只见落水狗似的匪兵们抓着破碎的船板在激流漩涡中挣扎，满滩白花水的水面上漂浮着鸡、鸭、瓜儿、水果……

华之安讲完这段故事后，起身关上窗帘，神情渐转严肃，压低声音告诉张丽亭：

“去年秋，我省地下党组织业已建立，省委机关设在大西南著名的山城。全国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兴起，未来的东方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自然，这需要

成千上万有志之士，前仆后继为之奋斗才能实现。

“罗龙、蒲鹰智勇双全，是两名有为的少年，只要善于疏导，通过他俩可在学校发动大批学生，古城学潮将会搞得轰轰烈烈。罗龙、蒲鹰一代青少年的身上，寄托着祖国的未来。”

华之安起身，无限深情地说：“张先生，我家乡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。”

华之安倾吐肺腑之言，深深感动了张丽亭。张丽亭肃然起身，面对上级接受任务：“承蒙局长信赖，我愿竭尽微薄之力带好两名高才生，进而团结广大青少年同奔革命前程，不负局长重托。尚望局长日后多指导工作。”

小客厅中，在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条幅下，之安、丽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第二天，校长孟波陪同督办府客人郑克走进县一中校长办公室。

“孟校长，贵校是本县的名牌中学，由你主持工作以来，搞得不错嘛。”郑克边走边说。嘴里称赞，神色却很冷漠。

“差矣！差矣！为党国输送人才，鄙人当鞠躬尽瘁。”孟波一开口，便露出两颗金牙，晶明瓦亮。

郑克左腋下夹着黑色文件袋，进了办公室后没有

直接走向靠椅，随便走来走去观望墙上的名人书画。他正当壮年，腰身笔直，穿着青灰布军装，头戴大沿军帽，腰间挎着驳壳枪；鹰勾鼻子，额头突出，深陷在眼窝里的一对漆黑的眼睛闪射着逼人的幽光。孟波在一旁陪着笑脸。他穿着黑色长袍，腰身粗壮，与郑克比肩，正好矮过一头，一只肥胖的手掌时而伸向秃顶梳理稀疏的几根短发。办公室墙上挂着孔孟圣像和古代山水画，一条醒目的条幅写着“保存国粹，张皇国学”八个大字。郑克移步观看，神色依然冷漠。

此时，一个年约二十七、八岁的女人，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校长办公室。她身穿翡翠色的旗袍，袅袅婷婷，体态风骚，眸横秋水，粉面含春，乌黑长发披于脑后，一对小巧玲珑的红玛瑙耳环，随着头部的摆动而轻轻摇荡。

郑克略略浏览了一下室内书画，转身和年轻女人的目光相遇。孟波连忙将二人一一介绍。

“这位是督办府刘司令的高参郑克先生。”

“久仰！久仰！”年轻女人微笑着，丹唇轻启。

“这位是我校公民课教师肖霞先生，本学期已晋升为训育长。”

“肖女士是本县教育界知名人士，年青有为，名不虚传。孟校长识才善任，真是慧眼识英雄呀。嘿嘿！”